四庫全書

子部

說郛卷五十上　元　陶宗儀　撰

甲申雜記　王鞏

曾彦和敀云神宗嘗有手詔云求於所不産取於所非時不可也余賛曰德音之謂歟

陳刑部縝云荆公作相時嘗欲作當十錢神宗曰刑獄自此滋張矣遂已時政記載之

張恕厚之云遇過客言哲宗時得湟鄯矣尋留湟而棄

鄯至元符建中間始并湟棄之

劉晦叔昱言阿李國本不當立因私其國母而得立其大臣温稽心常不協密遣腹心諸王文郁乞内附文郁請于朝神宗曰此欲我為渠援耳但善加慰撫而已亦以其人攻其人之道也邊臣老將歎服曆筭於是終元豐置而不論紹聖初孫路以為可納章子厚除路漕陜西經營之晦叔亦漕陜西將西行問安厚卿李邦直厚卿曰先帝不納豈無深意耶邦直曰路好官職一至如

此既至永興但見路與鍾傳對榻而寢者一月一日傳謂晦叔曰此事決難爲得之易守之難也其後鍾傳被召具言不可子厚亦意緩後鍾傳坐冐賞貶遂復搆成其議

祖宗舊制後殿引公事則軍頭引見司皇城司殿前司三司祗應殿前統制諸班皇城統制親事官引見統制馬直步直兩指揮人料錢五百文熈寧中併馬直入雲騎步直入虎翼引見司兵遂廢矣

辛諫議子有儀嘗與阮逸善一日謂逸曰君未娶我有一相知無子家饒財有女求壻其家房緡二千當爲營之苟成以一千謝我逸唯唯姻既成逸以前約語其婦翁婦翁難之有儀怨甚乃以逸有易立泰山石難劳上林柳之句告謀不軌逸下吏全家流竄後有儀爲海州都曹至淮舟没憑轎子浮水上得脱既至岸舟人雖小兒悉免有儀家人無一存者唯長子他道及官滿歸洛長子忽失所在視之得尸井中世以爲阮逸之報也

崇寧元年六月西京民家猪生二男一女一猪

李觀察士衡之孫左侍禁化先者少好神仙事父母強令娶婦遣行人議曹氏之女及禮席之日曹氏已入門化先踰垣而走曹氏復歸後曹氏選納為后慈聖光獻是也

仁宗朝春試進士集英殿后妃御太清樓觀之慈聖光獻出餅角子以賜進士出七寶茶以賜考試官

初貢團茶及白羊酒惟見任兩府方賜之仁宗朝及前

宰臣歲賜茶一斤酒二壺後以為例
張文定前參知政事後為宣徽北院使神宗嘗俾張承旨誠一密問宋龍圖敏求不知前兩府有賜方團笏頭帶例否宋公報曰非前宰相無賜例及文定改南院使知南京辭日始被賜為異恩也後王宣徽知西京引例以為言遂亦被賜王宣徽實王相禹玉座主隂有力焉見任執政官生日賜以酒餼張文定以宣徽使在院神宗特命賜之非例也

潭州彭子民隨董必察訪廣西時蘸子瞻在儋州董至
雷議遣人過儋彭顧董泣涕下曰人人家各有子孫董
遂感悟止遣一小使臣過儋但有逐出官舍之事
張元素字君餙從事荊南府其同事楊久中一日忽遇
天帝降其室前有鸞鶴鳳凰祥雲先至帝有隨身宮殿
光彩煥耀一室之間望之不窮遂錫久中曰廉正君其
妻及子皆有名號論物外事皆非世人所知語世間事
大小無不驗楊置花枝數盆於室前即生根株於盆中

隨四時開落結實皆不盈尺而根株盤結與常木無異
病者取花盆中水飲之即愈荆南守孫傾龍圖病目黙
之隨手而愈久中後為朝奉郎七十餘歲卒于睦州其
妻子奉事今如故
老人多言歷日載幾龍治水惟少為雨多以其龍數多
即少雨也又舊言雨暘有常數春多即夏旱夏旱即秋
霖皆大不然崇寧四年歲次乙酉凡十一龍治水自春
及夏及秋皆大雨水

陳刑部縝公宻云祖宗刑部大理寺每半年一次斷訖天下案牘至神宗朝以春秋二時差銓試官遂四季各斷訖上等賜絹十五匹中等十匹下等七匹恩賜止如此今年乙酉於例十二月五日合斷訖但移先一月至十一月五日斷訖宰府及刑寺稱賀自侍郎劉賡大理曹調李孝稱而下各遷兩官簿一官乃非常之恩也

又云嘗與元豐官制局初畫尚書省圖局官與宋用臣凡三進皆不稱旨其後御筆親制置一圖出元豐尚書

省是也既成親幸遍覽悉如初旨詔有敢易一門一窓以違制論舉省皆遷官

又云初議官制張誠一要易都知押班名置殿中監誠一時被眷無敢異者既而與諸監制度作劄子同進呈神宗顧左右無内侍官在側以御衣遮手而搖之曰不可遂卷殿中監劄子收袖中即别處分事徐顧蘸頌子容蔡京元長曰此名不可輒易祖宗有深意績時在列親聞德音

庚寅歲湖州孔目官朱氏以米八百石作粥散貧是歲生服後為從官

潤州金壇縣陳亢熙寧八年饑莩無數作萬人坑每一屍設飯一甌席一領紙四貼藏屍不可紀是歲生廓又生度皆為監司孫登仕者相繼

西羌于龍呵既歸朝至闕下引見謂押伴使曰平生聞包中丞拯朝廷忠臣某既歸漢乞賜姓包神宗遂如其請名順其後熙河極罄忠力

武臣王棫爲邢恕教令上書誣宣仁於哲宗有異心及教蔡渭等上書論元祐及元豐末等事其書一篋悉存皆恕手筆其間塗竄者非一棫於哲宗朝論之得閤門職名旣卒其子直方時出其書以示親密自元豐末至宣仁上仙大臣無不被誣者而禹玉尤甚蔡蕃奉議嘗謂直方曰使王氏子竭産亦願得此書也蔡倅潤過高郵爲余言之王居東京九龍廟側

湖南提刑唐稈字碩夫過高郵謂余曰治平二年九月

自吉州作邑過長沙一老人以扁舟載竹兀子就舟貨見其竹如白牙因買之至四年攝事京局因上馬馬蹶其兀壞竹脚中破内有雕刻字曰某年月日造某年月日破王押與破之日無差其字以朱塗之既驗前識之異而竹未破時其心安得而書之竹工必異人也又云其父諲為湖北漕一日有一道人持刺造門但全幅書一登字延坐問之曰徐登也館之菴中不食日飲酒一斗或見羣卒飯輒取一掬食之而已間與鄭毅夫内翰

宴飲雖妓女笑語戲弄無度或發其陰視之童兒也間與唐漕飲取千里外物不移刻一日唐欲河東蒲桃又思峽中新荔子酒數巡則令人就其卧屏間取之皆美新若方折枝者唐坐中見劉笄老時劉為荆南職官徐語唐曰此人異日為宰相但不久耳久之告别甚遽唐曰何之答曰大抵天地間萬物皆有數不可逃也我將之復州顧求一書與復守托以後事如其言既至復謁守曰乞一棺柩開九穴葬于無人之境後三日卒復守

如其言葬之以書報唐唐亟往與守倅僚吏發棺視之衣一襲而已後旬餘與毅夫語其事問有京遞至發之得嵩山道士與毅夫書云徐先生來聞動静甚詳校其至嵩日乃卒于復之日也唐碩夫親見之

大遼謂天使為赦例郎君依赦例日行五百里也

天下之公論雖仇怨不能奪也李承之奉世知南京嘗謂余曰昨在侍從班時李定資深鞫蘇子瞻獄雖同列不敢輒啟問一日資深於崇政殿門忽謂諸人曰蘇軾

誠奇才也衆莫敢對已而曰雖二三十年所作文字詩句引證經傳隨問即答無一字差舛誠天下之奇才也歎息不已

周仲元童作漕淮南謂余曰嘗為衡陽宰一日邑吏云甘露降視松竹間光潔如珠因取一枝視劉貢父貢父曰速棄之此陰陽之戾氣所成其名爵餳飲之令人致疾古人葢有說焉當求博識之君子求甘露爵餳之別

建康實録陳末覆舟山及蔣山松栢林冬月常出木

醴後主以為甘露之瑞俗呼為雀餳

朝請大夫潘适為渭州通判時涇原帥吕大忠被召問邊事既對哲宗語吕曰久要見卿曾得大防信否對曰近得之上曰安否又曰大臣要其過海朕獨處之安州知之否對曰舉族荷陛下厚恩上曰有書再三説與且將息忍耐大防朴為人所賣候二三年可再相見吕再拜謝退而喜甚因章睦州召飯詰其對上語吕盡告之既至渭語潘潘曰失言矣必為深悔後半月言者論其

同罪異罰遂有循州之行既死上猶問執政曰大防何至虔州後請歸葬獨得旨歸葬哲宗簡在深矣嗚呼帝王之度非淺識可規也潘過高郵語余如此

紹聖初余謫簽書榮州判官廳公事過别殿中侍御史陳次升當時當時曰且緩行上意未可知余深叩之陳曰早來請對上語我曰章惇文字不要絕了余問曰公何以報上曰唯唯余曰胡不白上臣為耳目之官帝王猶心也心所不知耳目所以傳道之也心既知之何用

耳目陛下既知惇何不罷斥更待臣等文字陳謝曰甚是甚是待數日再對又數日陳召余曰早來對如公之言言之但上曰未有以代惇者然惇為相終哲宗一朝豈其命歟

先公自太原罷歸朝既引對神宗踰來日前殿引既對上曰昨日以後殿卿仁宗舊臣不欲裹帽子見卿嗚乎上之禮遇臣下也如此

沙門島舊制有定額過額則取一人投之海中馬默處

厚知登州建言朝廷既貸其生矣即投諸海中非朝廷之本意令後謚額乞選年深自至配所不作過人移登州神宗深然之即詔可著以為定制未幾馬方坐堂上忽昏困如夢寐中見一人乘空來如世間所畫符使也左右挾一男一女至馬前大呼曰我自東嶽來聖帝有命奉天符馬黙本無嗣以移沙門島罪人事上帝特命賜男女各一人遂置二童乘黄雲而去馬驚起與左右卒隸見黄雲東去後生男女二人馬親語余如此

周秩重實大觀元年九月得吉州守過高郵言紹聖中有洛人告言文及甫劉唐老與李邦直等將生變誅子厚蔡元度諸人下至兩制侍從皆及之召重實為京西轉運使推治之以其嘗攻文潞公也朝旨令先推究體訪候有狀即治之又以運判周純為知情不告云將引用嶺南謫降人元祐人同力為之哲宗召重實對曰欲盡誅族大臣以下則將置朕於何地又召呂升卿令國門聽旨俟其有實即遣誅諸人于嶺南重實既至西京

捕文劉置運司别廳且辟程公孫專管當察訪于外久之無狀而誅大臣之語則有之文凡三請自裁未幾罷邦直留守知成都府且密諭重實令有實即就攝久之公孫忽得二張秀才密語云元謀云候上意變必用元祐人迺有族誅之舉重實即具奏且言元不及乘輿不數日有旨令文劉逐便呂還朔部並更不推治哲宗之明之仁今世無知者以元旨極密公案一宗并元狀悉不在有司雖朝廷悉無知者公案藏其家終當上之乞

實録書之公孫喜剌人事者也

孫升舍人為選人時夢與一僧立通衢忽傳呼宰相來既至孫曰此府界提點蔡持正也僧曰此本朝第四人過嶺宰相也元祐中果謫新州本朝盧寇丁三人矣蔡實第四人也又歐陽大椿為新州職官一日與守過寺中壁間見大字題曰蔡確善終之室與守異之方問其所以字滅不見後蔡果謫新終于屋下方蔡去也主僧掃治其室寺僧夜夢人告之曰善治之吏當有宰相至

矣數年劉莘老至亦終于此室方劉拜右僕射之日家人具飯一小僕忽仆于堂下少選大呼曰相公指揮頭踏往新州去已而家人詰之僕寤曰不知其言之出也梁況之居住鄂州忽一道人至況之與對飲道人求綿袴況之與之即卷投衣袖中將投語曰入袖即再入凡投數十次竟不能入嗟咨曰不免為寇萊公矣道人遂引去約當再來後月餘復至門人欲入白即曰不須見侍郎但報先去也候到彼相見未幾況之貶化州久之

一道人至兩口腹上亦兩口既至廳舍索斗酒一引而盡見況之但云記得鄂州相見否音聲雖同而形貌非矣索錢二十七文而去出門以木檐穿腹中口吹鐵笛取漁舟獨立其上風引舟渡江而去化人云未嘗有此道人至也後二十七日況之謝世

元祐中冊孟后議備六禮議成皇太后于文德殿垂簾發册予由招余託客語呂微仲余曰公為中執法私通意宰相可乎子由曰此國事若露章陳之恐壞事耳余

遂造相府方語藾中丞有少意俾白相公微仲色甚厲曰某忝位宰相豈可與中丞通私意余曰國事也若露章恐壞國事后意恐不能甘也迺曰何事蘇以文德天子正衙殿毋后坐而發册此事不可啟微仲曰奈何余曰崇政可乎微仲曰容容啟既而因奏事微仲留白文德殿正衙殿也居常太皇太后惟事謙抑若只御崇政殿益所以示盛德也宣仁曰亦何必就崇政只就本殿發册可也明日詔下止遣内謁者傳命大臣於内東門

承旨持節成禮二公防微杜漸之意宣仁謙沖之德時無知者

紹聖中余見劉莘老蘄州因詰莘老公自中丞執政平生交游皆拒絕獨聽一王巖叟語今悔乎莘老默然久之曰惟蔡持正事實過當離青州時固悔矣

崇寧中因語上仁厚之德聰明多藝絕人遠甚吕吉甫曰大抵人君來處别不可以世人語也余深然之范彞叟為右丞時五嶽觀灾或曰可速修之其像甚靈昨奉

安時數十人舉一像昨夕數道士能舉之范曰果靈何不休焚之上笑而已時以聽直言斯盛德也

吳冲卿孫犯大戮法當族上止令貶湖浙間又俾諸子隨其父所在方案上議法上屢涕下仁聖之度真類祖宗

宣仁同聽政日御厨進羊乳房及羔兒肉宣仁蹙然動容曰羊方羔而無乳則餧矣又曰方羔而烹之傷夭折也却而不食有旨不得宰羊羔以為膳

趙清獻每夜靜焚香于庭具言自晨興至夕凡與人言及所奏事與其所為事諄諄以告諸天或問之則曰茍欺其心則靦于語言其敢告諸上帝乎迺所以自警察也

滕友作監司廣東患傷寒不省久之夢泗州大聖洒楊枝水且語之曰宋祚無窮為臣者惟忠與正無動汝志無易汝守汝亦有無窮之問聽畢遂愈

内侍劉永達奉命北嶽祈雨久之不應召羣巫訊之皆不驗或謂一巫甚驗劉亟召之巫甚倨慢曰嘉應侯也劉曰

嘉應侯爵豈憑女巫自售巫叱怒不已劉曰侯之廟在京師何地巫妄指他所劉遂加鞭捶久之巫乃服曰我北京左藏庫庫子也因盜官錢三十貫爲同輩告首乃召告者入庫交錢遂殺之旣而自刃死初亦莫知死也如大昏醉中莫知身世所在一日忽省入其家見其妻哭於門問之妻曰爾死三日矣入門尸卧地上將投尸中爲羣鬼所執詣一大府主者俾赴獄每碓磨刀割之際血肉縻爛如泥獄卒取泥肉成堆聚之須臾大風至復成人晝夕無時其

苦不可言數遇恩赦忽傳天有赦衆獄頓止出門列坐聽赦其中召一人出告之曰爾家作功德天赦爾其人遂騰空而去語畢獄具悉至如前因其人之有赦衆囚停息才頃刻耳如是三年得出猶日受鐵杖三千得出初亦不知杖從何來杖畢得以恣行一日遇千騎萬乘而來屯於村旁草莽間問其左右曰天齊仁聖帝每歲一詣議事我輒告其人曰願緣化於此作一行宫其人入白久之出曰詔可矣是日鐵杖遂止因附此巫道人吉凶化錢營廟今垂

成矣劉異之為作諸功德薦拔之後數日巫詣劉謁告曰陰府來追聽赦既而熟睡不省兩日後復醒曰初至大府宣赦如常時既而知赦專為我也方欣悅而主者曰殺人為盜在法不赦且令歸當上請後四日復謁告曰又有赦矣既至主者召我詣前曰上帝有命内侍劉永達非親非舊特赦之縁汝罪大令作女子遂再拜泣涕稱謝巫因仆於地翌日巫失所附經縣論告劉與錢帛謝遣之而去崇寧元年秋劉至陵下語諸陵使余時按事永安縣故得其詳

隨手雜録 王鞏

江渙言馮悅御藥服伏火藥多腦後生瘡熱氣冉冉而上幾不濟矣一道人教灸風市穴十數壯雖愈時時復作又教馮以陰煉秋石以大豆卷濃煎湯下遂悉平和其陰陽也陰煉秋石法余昔有之沈暘所傳是也大豆卷法大豆於壬癸日浸井華水中候豆生牙取皮作湯使之

江表誌云江南李氏進貢中國無虛月十數年間經費

將置建隆初始申銅禁鑄泉貨當十又鑄唐國通寶錢兩文當開元錢一文又用韓熙載法變鑄錢其後一縑約賣三十索銀一兩二十五索餘物稱是至開寳末國帑罄矣

右鄭文寶撰

蕭士京大夫為廣東轉運使其妻事僧伽甚謹一夕夢僧伽別去其妻問欲何往曰後十二日藕子瞻當渡海我送過之驚起語其夫後十二日子瞻果有儋州之命

蕭親語於余

全州進士唐伯虎一日病卒心獨温後數日還魂初若夢為人追呼入官府見主者曰誤矣當還已而語伯虎曰到人間為我轉法華經為報亦當勸人誦之伯虎請曰某它日亦得禄乎謂之曰雖有薄耳遂出至家而甦後任梧州推官六十餘卒

范文正語先懿敏曰每夜就寢即竊計其一日飲食奉養之費及其日所為何事苟所為稱所費則摩腹

安寢苟不稱則一夕不安眠矣翌日求其所以稱之者

柴世宗銷天下銅像以為錢真定像高大不可施工有司請免既而北伐命以砲擊之中佛乳竟不能毀未幾世宗癰發乳間而殂

蔡持正居宛丘一日雪作與里人黄好謙遊一倡家入門見其肴醴特盛它時有美少年青巾白裘據席而坐蔡黄方引去少年亟俾倡邀二公欣然就席酒

酣少年顧持正曰君正如李德裕顧黄曰君俟此公貴慿藉亦顯語畢少年亦引去二公叩倡何人也倡曰朝來齋錢具飲亦不知誰氏也後如其言持正為侍御史薦黄為御史云

子瞻為學士一日鎻院召至内東門小殿時子瞻半醉命以新水漱口解酒已而入對授以除目吕公著司空平章軍國事吕大防范純仁左右僕射承旨畢宣仁忽謂官家在此子瞻曰適已起居矣宣仁曰有

一事要問内翰前年任何官職子瞻曰汝州團練副使今為何官備員翰林充學士曰何以至此子瞻曰遭遇陛下曰不關老身事子瞻曰必是出自官家曰亦不關官家事子瞻曰豈大臣薦論耶曰亦不關大臣事子瞻驚曰臣雖無狀必不别有干請曰久待要學士知此是神宗皇帝之意當其飲食而停筯看文字則内人必曰此蘓軾文字也神宗忽時而稱之曰奇才奇才但未及用學士而上仙耳子瞻哭失聲宣

仁與上左右皆泣已而賜坐喫茶曰內翰內翰直須盡心事官家以報先帝知遇子瞻拜而出徹金蓮燭送歸院子瞻親語余如此

子瞻自杭召歸過宋語余曰在杭時一日中使至既行送之望湖樓上遲遲不去時與監司同席已而曰某未行監司莫可先歸諸人既去密語子瞻曰某出京師辭官家官家曰辭了娘娘了來某辭太后殿復到官家處引某至一櫃子旁出此一角密語曰賜與

蘓軾不得令人知遂出所賜乃茶一斤封題皆御筆子瞻具劄子附進稱謝至宋語余曰且教子由伏事娘娘我小使頭出來自家門打一解哲宗眷遇如此復為大臣讒逐至貶海島命矣

曽敗過泗州謂余曰某罷揚州教授時子瞻守揚某往見吕吉甫真州吉甫問曰軾何如人也敗曰聰明人也吉甫怒厲聲曰堯聰明耶舜聰明耶大禹之聰明耶敗曰非三者之聰明亦是聰明也曰所學如何敗曰學孟

子愈怒愕然而立曰是何言歟肢曰孟子以民爲重社稷次之此其所以知學孟子也吉甫默然久之

周夌司勲子之婦病腿間瘡晩夕痛痒不可勝唯以杖子挑之乃少解經累年百藥弗效聞百司吏夜主事寘司招而問之吏曰當往叩之見周司勲于寘間問其婦疾曰此婦不敬舅姑好决罰女使此其報也吏明日語其子懇告致懇其父父曰婦已有死所矣當在南京又曰吾所任掠剩大夫也亦以平生刻薄好歛民財以奉

縣官故任此職凡人財有定分或其經營或其種植稍多其數我即往取世人不知也職任非善處亦安能救婦也後其子不復南來會其外祖知南京力取之醫治懇辭不獲至南京三日而卒

太祖一日召趙韓王於别殿左右無一人出取幽燕圖示之趙熟視久之曰此必曹翰所為帝曰何以知之曰非翰莫能也帝曰何如趙曰舉必克之須世世得曹翰守之乃可帝不語攜圖而入不復言幽燕之討

曹彬潘美伐太原將下曹麾兵少卻潘力爭進兵曹終不許既歸至京潘詢曹何故退兵不進曹徐語曰上嘗親征不能下下之則我輩速死既入對太祖詰之曹曰陛下神武聖智尚不能下臣等安能必取帝頷之而已錢王有外國所獻頗胝伽寳其方尺餘其狀如水精云可厭十里火殃乃置於龍興寺佛髻中餘杭數回祿而龍興不可近也有盜嘗焚其殿柱木悉灰燼而烟焰竟不熾皇朝改為太平祥符寺自唐至皇朝凡有十寳此

其一也

呂微仲貶嶺外至虔州瑞金縣語其子曰吾不復南矣吾死爾歸呂氏尚有餘種苟在瘴鄉無俱全之理後數日卒先是十年前有富人治壽材夢偉丈夫冠冕而來曰且輟賢宅富人驚寤汗浹體微仲過縣富人望之乃夢中偉丈夫也及卒乃輟其材而歛焉

郡君李氏余孀也嘗有貨珠子老媪李氏携珠子至既去遺珠子在地孀收之後媪踰時不至一日既至形容

瘦精神恍惚非昔人也媪詰之曰向時所貸珠子歸則失去告其主以金十兩償之其主不許因憂愁感疾幾不能起媪曰珠子當時遺在地我得之今在此媪驚喜涕下願致金六兩以請媪取還之金不受也後微疾夢出門乘車出曠野至大官府見二偉人衣冠坐堂上引至堂下偉人方問姓氏媪知其陰府也遂誦大悲呪左右皆驚愕其堂搖動不已二偉人立語曰勿誦放爾歸矣一吏持大簿書至案偉人問曰記得還李媍珠子事

否嬸曰記之其一偉人曰當展二十年壽其一曰得無太多也其一曰婦人而不愛珠寶此可尚也俾人送還復乘車至門首而入見其尸卧帳中驚而寤起後二十年乃卒

柳州張通直舟泊潭州新婦死七日而體温既還魂云初見二人如弓手追去甚急至一河次一人曰解衣婦曰我婦人衣不可去其一人止之呼舟而渡入大城市井喧鬧閧傳呼聲二人引婦立城砌上二人立其下見

一金紫人導從甚嚴婦識之乃其舅程之邵之元父也連呼舅舅金紫者亦識之曰七娘來來遂竚馬取二人文檄視之乃曰誤矣急呼衣箱取紙一番令婦執之候至戒石但執紙而立既去二人失色相顧低頭不復語至府門人間大官府也婦立戒石南俄見金紫人至次衣緑人次衣朱人皆坐金紫人即呼婦取紙語二同坐曰語勾此人來矣緑衣人曰已來不奈何朱衣人曰既誤莫須放回金紫人曰合如此只是二人得徒罪矣即

引二如弓手者取狀杖脊二十下令虞候引婦出至一寺大厦脩廊寂無一人虛堂屏間一僧坐虞候未前又一吏人至詰僧致語僧移榻俯堦問婦曰識字否曰識之僧指手中經題問之婦曰金剛經也僧展卷教誦之又曰歸則誦之遂令婦執堂下幡脚用力引之幡起驚寤而甦

初吳處厚箋蔡持正詩進于朝邸官已傳本報之凡進入三日而寂無聞執政因奏事稟于簾前宣仁曰甚詩

未嘗見也執政云已進入未降出簾中云待取看至午間遣中使語執政曰已降出矣三省皆云不曾承領上下疑之明日乃在章奏房與通封常程文字共為一複益初進入亦通封也明日進呈殊不怒色但云執政自商量繼而處厚復有疏執政請送蔡確分析諫官吳安詩劉安世論列而分析未上間會梁燾自潞州召為諫議大夫至京曰比過河陽邢恕極論蔡確有策立勲社稷臣也同諫官以恕之言論之日益切直宣仁始怒焉

泣諭執政曰當時誰曾有異議官家豈不記得但問他
太妃遂促蔡相謫命執政議謫光禄卿分司南京議未
決會分析至確盛言有策立之勲諫官繼登論之益苦
明日執政對簾中忽語曰蔡確可英州别駕新州安置
諸公驚退悉力開陳久之劉莘老曰蔡確母老引柳宗
元乞與劉禹錫換播州事吕微仲曰蔡確先帝大臣乞
如劉摯所論移一近裏州郡簾中曰山可移此不可移
也范堯夫揖王正仲留身論之意不解堯夫曰告官家

且勸太皇太后念蔡確是先朝大臣哲宗不語論辨往來久之堯夫曰臣奉詔奉詔只乞免内臣押去宣仁曰如何堯夫以曹利用事言之宣仁曰決不殺它自生自殺不差内臣此無固必但與執政商量執政議差小使臣或承務郎以上官伴送至夜批出差内官一員已而堯夫正仲與不論確事臺官皆罷去初處厚繳詩至京華老嘗問余曰如何施行余曰此難行前日諸公自罪李定以詩罪人矣華老曰豈可已乎余曰一則收殺一

則劄與蔡確知堯夫亦以見問余語如前堯夫曰吾弟更語莘老曰次第須謫曰重則分司輕則小州余曰必若謫之當與處厚並命此風不可長也後一日莘老召余入審室見其顏色慘怛曰九重之内安知有英州新州此必有博士又曰今日進呈此老斥罵却不入來指文潞公也余意以莘老責潞公遂往見潞公潞公問余曰近事如何余答曰蔡確外議以謂過當潞公聲色皆厲曰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又曰曾見司馬康

否余曰見之潞公曰前日被旨召梁燾司馬康與執政面問邢恕語言梁燾言與司馬康同坐聞恕言蔡確社稷臣事康乃曰不聽得燾曰時第三杯矣康曰時饑貪食肚羹不聽得潞公曰康如此不肖耶余曰司馬康温公子也温公道德人也康不證人於罪真肖矣潞公即索湯余引去始知草老之言不妄

仁宗嘗語張文定宋景文曰孟子可謂知樂矣今樂猶古樂又曰自排遍以前音聲不相侵亂樂之正也自破

之後始侵亂矣至此鄭衛也

越人朱彥弼至華陰震死其父朝夕泣告于天某此一子平昔無過今乃至此久之恍惚中聞有言曰朱彥弼作醮西嶽廟乃用脂燭及便溺於殿角罪當死非枉也

仁宗一日召致仕晁迥對延和殿上問洪範雨暘之數迥對曰比年災變仍發此天所以左右王者願陛下脩飾五事以當天心庶幾轉禍為福上感悟出所幸嬖尚美人等又籍其位金帛二十餘萬賜三司贍軍費

晁文元迥嘗言歷官臨事未嘗挾情害人危人售進保全固護如免髮膚之傷

太祖皇帝初入宫見宫嬪抱一小兒問之曰世宗子也時范質與趙普潘美等侍側太祖顧問普等普等曰去之潘美與一帥在後不語太祖召問之美不敢答太祖曰即人之位殺人之子朕不忍為也美曰臣與陛下北面事世宗勸陛下殺之即負世宗勸陛下不殺則陛下必致疑太祖曰與爾為姪世宗子不可為爾子也美遂

持歸其後太祖亦不問美亦不復言後終刺史名惟吉
潘夙之祖也美本無兄弟其後惟吉歷任供三代止云
以美爲父而不言祖余得之于其家人
太祖無事時常召潘美輩禁中議政或與之縱飲至令
宫女解衣無復君臣之禮一日召美入而太祖冠帶不
樂久之不語美皇恐趨拜殿下請罪太祖曰非爾也上
來語爾前朝民間積欠甚多早來三司乞因赦蠲放適
問二府二府請督索朕謂三司主國財乃要蠲放二府

主德政却要督索近臣如此天下何緣太平朕所以不樂美賛曰陛下用心如此何緣不太平遂解顔如常時太祖太宗時諸節度皆解兵柄獨潘美不解美每赴鎮留妻子止携數妾以往或有子即遣其妾與子歸京仍具奏乞陛下特照管

范祥鈔法陜西貯錢五百萬貫不許輙支用大約每鈔極賤至五貫即官給錢五貫五十文買之極貴則减五十文貨之低昻之權當在官矣鈔法無時而不行近年

輒借用本錢貴賤一切不問此所以鈔法不行
陝西每銅錢一貫用鐵錢一貫三十文可換後因常平
司指揮諸州勿出銅錢諸司遂效之民間相傳鐵錢將
不用矣家家收蓄銅錢輕用鐵錢由是錢賤而物加貴
湁中散适為處州守一日作醮其茶百二十盞皆乳華
內一盞如墨詰之則酌酒人誤酌茶盞中湁㸐香再拜
謝過即成乳華僚吏皆敬歎麗水宰宣德郎陳縉輒慢
之指老君像曰老子貴為髭樂裏語畢驚惕月餘遂發

狂不能語解官歸令踰年未愈

陸彦回為真州通判一日疾幾卒幕官諸人白郡為下致仕狀狀附遞即安明日遂出聽事而不知乞致仕矣諸人遂密告其妻其妻遣老媪詣州且言朝奉到官未久與同官初無怨仇諸人皆作官養老幼獨朝奉令致仕何耶郡主與諸人厚賂健步趂遞後八日狀回乃白陸陸欣然欲具會以集同寮是夕病復作乃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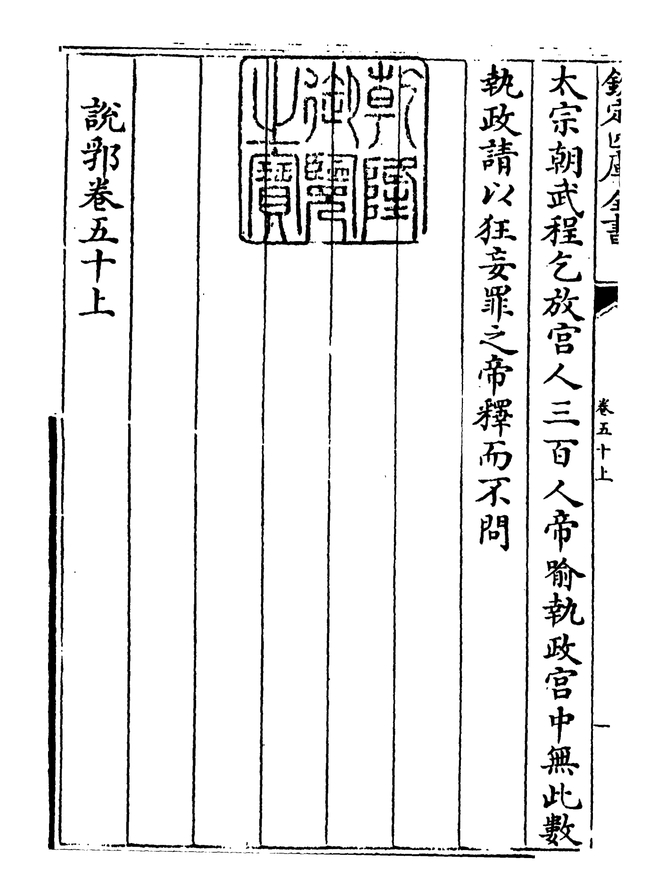
黄鐸為陜西漕攝延安帥事夢乘四小舟遡流而下烟

雨中見一卒曰張相見在此鐸往見之相公何故在此曰商英侯接人更二年方詰相府夢覺汗流浹體遂誌於書槁間復移夔路漕以西事除名勒停傕四舟沿峽江而下至峽州方烟雨間見一卒洗面問之何人曰張相公虞侯也遂持所誌謁張而言之其後張初召拜相適作夢之二年矣鐸後復官至京不事交謁語其所親事莫非前定不必求也

杜常少年時夢泛河至橋間有自岸而呼者其岸高峻

常凡再躍始及岸一人引至大木間見偉丈夫衮服而坐人指之曰天帝也拜之常起帝召常與錢二百文曰此爾及第人數再請之則曰過此天機不可泄也常後應舉累不第嘉祐末間歲科舉放登第者二百人常遂中甲科時英宗在諒陰中木者廟諱也

柳庭俊作官江西被差檢放旱以漕司諭意不敢以實聞一日宿于高明使者觀夢偉丈夫轉簿示之曰柳庭俊放稅不實使上澤不得流行杖一百驚寤戰汗浹體



太宗朝武程乞放宫人三百人帝諭執政宫中無此數執政請以狂妄罪之帝釋而不問

說郛卷五十上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說郛卷五十下 五十一上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杜　成

說郛卷五十下

聞見近録 王鞏

元 陶宗儀 撰

柴世宗得天下劉崇自河東犯闕世宗將親征馮道力諫止世宗曰太山壓卵耳何為不可道曰陛下可謂太山乎今皆宿將久處貴位氣方驕陛下即位席未暖未易使也世宗以道輕已即日命駕出師次高平遇崇接戰世宗據高原下觀兵陣方接東北角奔西北角次之

王師敗績明日按軍不戰置酒軍中酒行牽𡚁將七十二人斬纛下即坐中拜七十二人補之左右股栗太祖皇帝實預補中明日再戰軍士不用命者太祖刃其笠以識之戰罷識者皆斬之軍聲于是大振崇走遂圍太原

太祖皇帝為殿前都點檢有殿直衝節執詣樞府樞相王朴曰太尉軍制殿直廷臣無迴避禮太祖即位每歎曰安得王朴者相之

太祖將北征過韓通飲通子欲弑之通力止乃已明日陳橋欣戴入御曹門以待將相之至時伏弩右掖門外通出死矢下石守信實守右掖開關以迎王師至中書立都堂下召范質王溥魏仁浦與語移刻將校持刃迫質帝叱之質與帝約賓禮柴氏保其天年乃召陶穀草制詣前殿帝北面立宣制制畢坐朝百官

故事執政奏事坐論殿上太祖皇帝即位之明日執政登殿上曰朕目昏持文字近前執政至榻前密遣中使

徹其坐執政立奏事自此始也

太宗皇帝自并門乘勝直趨幽燕敵空山後邀王師據幽州乃甘心之日矣有赦例郎君于越者小𦍩也請得五千騎以嘗王師不成退處未晚衆從之乃騎持一幟由間道邀我歸路周環往來晝夜不絶帝疑㪷兵大至宵歸定州王師多没北方由是以至今號其奇兵曰于越軍前此自柴世宗晝御河為界人未嘗敢犯邊自爾日尋干戈至真宗皇帝澶淵之幸方息兵御河葢世宗

運漕河也

國家以來知制誥封還詞頭葢鮮康定間張文定知諫院時劉從德妻遂國夫人初以后族出入禁中一日削其國封奪其門籍久之出入如初張文定請對論其不可富文忠曰真諫臣也未幾中旨還其國封富文忠當制遂封還詞頭朝論謂無近比然僉是富文忠矣張可久自轉運使改横行歐陽文忠援富文忠例封還詞頭後遂為例

至和中仁宗皇帝不豫一日諭大臣擇宗室以傳天下
又曰允良雖僭擬然變晝作夜諒無他心宗諤外示節
儉疑其有心者後董婕妤因上元出遊有密祈董請立
周王後幸已立者周王真宗子在仁宗為近屬也俄有
詔立之禮官與中書議不決請于上上親書從政宗諤
宗旦宗實四名以示中書歐陽文忠公曰周王沒童孩
無立後禮議遂寢宣宗旦聞恐醉卧三日不興其後慈
聖光獻皇后與時相卒立英宗為皇子蓋本仁宗之意

也

慶歷中親事官乘醉入禁中仁宗皇帝遣諭皇后貴妃閉閤勿出后謹聽命貴妃直趨上前明日上對輔臣泣下輔臣亦泣首相陳恭公毅然無改容上謂貴妃冐不測而來斯可寵也樞相乘間啟廢立之議張文定得其說即詣恭公以為不可恭公持議甚堅久而上復問之梁相適進曰一之已甚其可再乎聲甚厲既退上留適曰朕止欲稍加妃禮本無他意卿可安心羣論遂止

故事建儲皆大臣議定召學士鎖院英宗皇帝大漸學士王禹玉當制上遣御藥院供奉官高居簡就第召張文定至寢幄文定時在告也英宗冠白角冠被黄服憑几語文定曰久不見學士意慘然榻上有紙一幅上有明日降詔立皇太子八字而未有主名張公曰必潁王也盛言潁王身居嫡長而無失德上頷之文定乃進紙筆請其名上力弱字疑似不可辯再請書乃大書大大王三字遂歸院草制明日大臣始知潁王為皇太子神

宗皇帝每謂文定曰國朝以來卿可謂顧命矣

真宗皇帝聖嗣未立以緑車旄節召濮安懿王養之宫禁中仁宗皇帝生以簫韶部樂送歸邸仁宗方盛年而嗣未立以故事請楊太后選濮安懿王諸子以入禁中英宗皇帝甚幼初不在進名楊后見之抱之以歸時宣仁聖烈皇后亦以慈聖光獻皇后甥養之宫閣宫中號英宗為官家兒宣仁為皇后女仁宗每戲英宗曰皇后女可以為婦乎英宗謝之由是宫中每以為戲豫王生

英宗還邸仁宗尋故約以宣仁為夫人則宣仁所以簡
上心者舊矣
至和中仁宗寢疾時相富文忠密通意光獻立後而慈
聖意在英宗傳道中外者張茂則也而伺察英宗起居
狀者王廣淵也蔡抗也事埀成語文潞公潞公為首相
與富公議恊密諭王文忠為詔草常懷之以待非常久
之仁宗疾有瘳潞公服喪去位富文忠乃召韓忠獻為
樞密使且密告之欲共圖其事富文忠尋亦憂去忠獻

乃立英宗爲皇子富文忠聞之不懌以謂事固定待有變而立可也萬一有疑阻則豈復得其人也韓富由是搆隙英宗即位時富文忠解喪爲樞密使一日鎖院麻出乃立潁王制富文忠初不與聞遂以語侵忠獻而引疾力去韓忠獻之喪富文忠一不弔問

仁宗春秋高一日出巨軸付中書曰第四十二封乃司馬文正乞立嗣疏也翌日進呈宰臣曰司馬光何其疏之多也上曰非獨光也前後人共四十二疏卿第議之

中書袖歸翌日再稟上曰與密院同議又翌日同進呈上問韓忠獻公曰宗室中卿厚誰韓忠獻恐慄逡巡退立復問曽宣靜等韓忠獻久之曰事繫陛下上曰朕懷此久矣顧未知卿等意耳探懷取紙一番乃英宗皇帝藩邸舊名議乃定既退上歸宫顧左右曰我有交代矣宫人衆泣其後成上意而不變及慈聖光獻同聽政一二貴璫間言兩宫而兩宫終始無事者韓忠獻之功也韓忠獻當國召王翰林珪至中書受立英宗為皇子詔

王曰此事須面得旨中書以為得體及對乃曰事出陛下耶大臣耶今宫中有將臨月者姑俟之可乎上曰事出朕意天使朕有子則豫王不夭矣立之以慰人心又曰為誰之子而立之上曰天知地聞濮王子也遂退草詔詔有濮安懿王之子猶朕子也之句

景祐中仁宗皇帝嘗寢疾雖安羸弱時相吕文靖請置大宗正司以濮安懿王暨守節知其事盖意有所在而人無知者

熈寧中西賊圍羅兀城甚急賊得吾禁卒語之曰汝語城中張大吾軍使速降當與汝爵禄卒敬諾之致卒危梯上下瞰城中卒輒大呼曰西賊人少糧盡朝夕去矣城中堅守之賊怒醢之雖古忠烈之士無以過也

仁宗皇帝朝有獻新樂者其音近鄭衛衆謂非古遂寢熈寧中劉几等頗采用之教坊樂工某乙詣几上書以為不可几以書聞付大理問狀工曰國朝所用王朴樂為近古今几所奏純清而不濁鄭衛音也又兩宫聲大

宮微而此宮高是有兩君之象天無二日國無二王樂之所諱時以為狂編管鐵縣未幾哲宗出閤遂即帝位

張大夫士澄房兄士寧居咸平縣豪有力性嗜雞子日食十數以為常其主典庫蕓五郎者每為畜之一日蕓方探篋取之一自篋中直上而升至士寧庖舍而墜地氣若黑霧其臭薰烈家人驚異閒火起堂廡將藏須臾而盡嘗畜皇祐錢萬貫謂之鎮庫錢焰起為烟毬而去不復銅滓蕓生尋自服砒霜爛腸而卒張大夫幼子嗜

鮮鯖張運判湖南其子買魚刳腸芼羹羹沸刳魚游泳鼎中羹成鮮活若不刳者視之則刳矣遂絶烹鮮

犨源者嘗語張大夫曰真定府都監王文思嗜牛肉一日方醢肉几上肉中哀號累日不絶蔡元長作尹聞而取視之其聲益悲命為棺斂飯僧燒之灰燼中得白骨一副

吳越王子太師雅之女適張氏生子名堯封與堯佐為宗表兄弟堯封游學南京遂娶曹氏堯封俊邁從學山

東孫明復至其舍執事皆堯封妻女如事親焉時文昇倅南京子彥博彥若並師明復明復遂薦堯封于文氏為門客張文之好始于此矣堯封就舉與張文定同保將引試語文定曰宗表兄自無錫宰歸當往求舉資及還堯佐但與錢五百文後堯封舉進士第任石州推官卒其女入宮中為婕妤沈氏養女是為温成皇后久之得幸仁宗貴寵日盛時相乃為訪其族氏會堯佐以太常博士知開州還時相因以白上除祠部員外郎府界

提點尋繼遷擢遂自待制河東轉運使拜龍圖閣學士
知開封府即自刑部員外郎除給事中拜端明殿學士
提舉在京百司遷三司使未幾降制拜節度宣徽群牧
景靈四使一日大旱策免宰相潞公召自蜀將至闕下
貴妃親視供帳以待其夫人入謝衆論諠然時貝州王
則叛仁宗北顧妃乃陰諭潞公貝州事明鎬將有成績
可請行潞公既行貝州平潞公以功拜相羣論漸息曹
氏後封越國夫人

貝州叛仁宗皇帝召張文定欲遣之文定以未嘗知兵且薦明鎬自代退以告陳恭公明將行復問事宜于文定文定告以地道攻城為上策薦邢佐臣主其事貝州平卒以地道攻城成功佐臣推功第一

張堯封少從孫明復學于南京其子去華與貴妃常執事左右及貴妃數遣使致問明復明復閉門拒之終身

侍講楊畋卒李壽朋詣先公曰楊公死無以殮幸經筵諸公賻之先公時為翰林侍讀學士既賻之且語李曰

此事當告之上明日經筵先公啟曰楊畋死無以殮陛下幸矜恤仁宗頷之少選中使間賜黄金百兩仍語中使曰楊畋家貧不得受其遺賂仍使宣諭王某知仁宗之眷邇臣如此

李東之李受自侍從請歸老先公時在經筵因而奏曰東之等尚可陳力而亟請老近年士大夫貪冒爵禄年踰禮經而不知止者多矣望陛下稍加恩數以勵風俗已而詔就資善堂會經筵官賜餞内出珍果名花巨觥

酌勸時人榮之比之二疏

真宗飲酒三斗不亂一日召輔臣賜飲至三斗復進巨觥觥退而酒出詔貯之三瓶中雜未飲酒以賜輔臣明日開視之不能辨也輔臣旣對問上所以上笑曰古人謂酒有别腸豈虛言哉

汴河舊底有石板石人以記其地里每歲興夫開導至石板石人以為則歲有常役民未嘗病之而水行地中京師内外有八水口泄水入汴故京師雖大雨無復水

害昔人之畫善矣偶張君平論京畿南京宿亳陳潁蔡等州積水以南京言之自南門二堤直抵東西二橋左右皆豬澤也漁舠鳴榔如江湖君平請權借汴夫三年通泄積水于是諸郡守令等始帶溝洫河道三年而奏功凡豬積之地為良田自是汴河夫借克他役而不復開導至元祐五年實七十年又舊河並以木岸後人止用土筏棧子謂之外添裏補河身奔衝即外補之故河日加淺而水行地上矣

南京去汴河五里河次謂之河市五代國初官府罕至舟車所聚四方商賈孔道也其盛非宋州比凡群有宴設必召河市樂人故至今俳優曰河市樂人者由此也世宗開御河本為薊燕漕運計御河其不可廢也

前人每子弟及冠必置盛饌會鄉黨之德齒使將冠者行酒其巾裹如唐人之草裹但繫其脚于巾者酒行父兄起而告客曰某之子弟近于成人敢有請將冠者再拜右席者乃焚香善祝解其繫而伸之冠者再拜謝而

出自是齒于成人冠服遂同長者故謂之巾裹亦古之冠禮也今冠帶尚謂之巾裹其由是矣此風廢亦百年矣

張融自樞密直學士守蜀歸監在京麯院後爲樞密副使建第差壯麗太宗皇帝一日語融曰聞卿建第甚雄朕方要一庫未成可輟之即日還居佛寺今新衣庫是也

慈聖光獻皇后養女范觀音得幸仁宗溫成患之一歲

大旱仁宗祈雨甚切至燃臂香以禱宫人内璫皆右左燃之祈雨之術備盡矣天意弗荅上心憂懼温成養母賈氏宫中謂之賈婆婆威動六宫時相認之以為其姑乃陰謂丞相請出宫人以弭灾變上從之温成乃白上非出所親厚者莫能感天意首出其養女以率六宫范氏遂被出而雨未應上問臺官李東之曰惟册免議未行耳是夕鎖院賈氏營救不獲時相從工部侍郎拜武鎮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北京雨遂霔

自真宗皇帝澶淵之幸朝廷不復講武寶元中元昊始遣介稱教練都使乞于其國中自稱兀卒又乞五音為六當時朝議既以天下久太平未嘗議經武之策而石元孫劉平輩輒盛意言兵以賊為可討獨吳春卿上疏曰彼之國中自號兀卒而六音且奉三州臣子之分如常可姑從之而我治武備以待其變張文定亦繼有請令武備不講宜如吳育之議因可為邊備俟其無厭則我有以待之也朝議非之元昊既不得請再遣使乃稱

閤門使邊臣乃舉兵由是寶元慶歷西師累年內外騷動至明堂當大霈仁宗問張文定赦曰文定建言乞示西人招徠之意上欣納之曰朕意也于是元昊入貢西方以寧

張元許州人也客于長葛間以俠自任縣河有蛟長數丈每飲水轉橋下則人為之斷行一日蛟方枕大石而飲元自橋上負大石中蛟蜿轉而死血流數里又嘗與客飲驛中一客邂逅至主人者延之元初不識知也客

乃顧元曰彼何人斯元厲聲曰皮裹骨頭肉人斯應聲以鐵鞭擊之而死主人塗千金之藥久之能蘇元每夜游山林則吹鐵笛而行聲聞數里羣盜皆避元累舉進士不第又為縣宰笞之乃逃詣元昊將行過項羽廟乃竭囊沽酒對羽極飲酹酒泥像又歌秦皇草昧劉項起吞并之詞悲歌累日大慟而遁及元昊叛露布有朕欲親臨渭水直據長安之語元所作也後鄜延被圍元實在兵中于城外寺中題曰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張元

從大駕至此其跋扈如此昊雖彊黠亦元導之也

富文忠至和間既懷立嗣之命宫教蔡抗陰伺英宗起居英宗之立為皇子也恐懼遜避卧終日不起抗以利害動之即起拜命及英宗即位以抗故人也日思大用召自定州且有叅知政事之除至闕下英宗上仙抗尋亦卒

先公三守平涼召自許州及對英宗皇帝曰端明舊德不當更守邊但顧在廷無如端明者且為官家行便當

召還先公曰陛下方即位邊有警豈臣避難之時然陛下以官家自名呼臣等以官未正名分英宗曰方此即位視先朝舊人豈敢遽以卿禮官家在至和中端明時知開封府至宫中救火已望見顔色如端明才望豈在人後欲召别殿訪政亦未敢耳先公曰今陛下何所避耶願諭臣臣將詣政府論之英宗方謙損為德遽曰無須爾也然恩遇異常玉食御樽日有所賚一日兒女婚嫁遣中使問其姓氏悉賜冠帔及行錫黄金百兩及至

渭敵解圍去熢燧息會樞密副使王疇薨英宗諭執政曰可除王某補之時相退而不荅或曰方邊有警擇帥累日王某命下即邊人喜躍敵亦解去王某歸不知何人可代上曰豈使其終身守邊耶然竟為執政所格英宗親遣李若愚諭此

先公為諫官論王德用進女口仁宗初詰之曰此宫禁事卿何從知先公曰臣職在風聞有之則陛下當改無之則為妄傳何至詰其從來也仁宗笑曰朕真宗子卿

王某子與他人不同自有世契德用所進女口實有之在朕左右亦甚親近且留之如何先公曰若在疎遠雖留可也臣之所論正恐親近仁宗色動呼近璫曰王德用所進女口各支錢三百貫即今令出內東門了急來奏遂涕下先公曰陛下既以臣奏為然亦不須如此之遽且入禁中徐遣之上曰朕雖帝王然人情同耳茍見其涕泣不忍去則恐朕亦不能出之卿且留此以待報先公曰陛下從諫古之哲王所未有天下社稷幸甚久

之中使奏宫女已出東門上復動容而起
故事季春上池賜生花而自上至從臣皆簪花而歸紹
聖二年上元幸集禧觀始出宫花賜從駕臣僚各數十
枝時人榮之
一本云自宰臣而下悉簪花從歸然上未嘗簪也
張文懿罷相由范文正攻彈也文懿復相一日仁宗語
文懿曰范仲淹嘗有疏乞廢朕可施行之文懿曰仲淹
法當誅然不見章疏乞付外施行上曰未嘗見其疏但

比有為朕言者且議其罪文懿曰其罪大無它法無文案即不可行望陛下訪之凡數日則一請其疏月餘凡十數請上曰竟未見之然為朕言者多矣可從末減曰人臣而欲廢君無輕典既無明文則不可以空言加罪上意解即曰仲淹在外初似疑今既無疑可稍遷之以慰其心上深然之

張文懿既致政而安健如少年一日西京看花回道帽道服乘馬張蓋以女樂從入鄭門監門官不之識也且

禁其張葢以門籍請書其職位文懿以小詩大書其紙末云門吏不須相怪問三曾身到鳳池來監門官即以詩進仁宗遣中使錫以酒餚問勞

李太后薨未發喪將以妃禮葬之執政對吕文靖留身曰昨夕聞有宫嬪薨章獻皇后即引仁宗手起過屏後后復獨坐簾下曰相公欲間諜人家子母耶文靖曰陛下為劉氏血食計則早正典禮后黙不語遂還于皇儀殿以后禮葬之及章獻上仙間言不入者文靖力也

仁宗初徹簾聽政一日遽出諳奉先寺發李太后棺視之其顔如生上慟而後改卜由是羣疑悉亡

寇忠愍知永興軍于其誕日排設如聖節儀晚衣黄道服簪花走馬承受具奏寇凖有叛心真宗驚手出奏示執政曰寇凖乃反耶先文正熟視笑曰寇凖許大年紀尚騃耳可劄與寇凖知上意亦解

李和文都尉好士一日召從官呼左右軍官妓置會夜午臺官論之楊文公以告先文正文正不答退以紅牋

書小詩以遺和文且以不得預會為恨明日真宗出章疏文正曰臣嘗知之亦遺其詩恨不得往也太平無象此其象乎上意遂釋慶歷中鄭天休諸公復會李氏第既退達曉道遇李翰林造朝事遂喧言者論之時吕許公當國亦以太平無事而乃有此為説仁宗意未解許公曰臣覼赴會姓名皆舉朝賢俊安得許多人代之臣欲召至中書戒勵上從之既召諸公無一人至者丁晉公嘗忌楊文公文公一日詣晉公既拜而髯拂地

晉公曰內翰拜時鬚擻地文公起視其仰塵曰相公坐處幕漫天時人稱其敏而有理

仁宗朝禁中夜火執政趨詣東華門閉而不納遍詣諸門皆然王沂公語吕許公曰可斬關而入許公曰不可自東而南而北周旋叩關至日高方啟東華門有吉百官皆步而入殿宇多灰燼上御升平樓垂簾呼班喝拜如常儀自沂公以下皆拜許公獨挺然而立上遣使問之許公曰昨夕宫中災今日未面天顔臣不敢拜于是

卷簾上臨軒陛許公即再拜或問其然曰禁中火方擾

攘復斬關而入不惟上益驚豈不防它變也垂簾之下

未見天子萬一誤拜其將奈何

張文懿為社洪令一道士詣邑熟視文懿不語久之頃

間取瓢出藥十粒顧文懿曰可餌之文懿即餌之道士

微笑復取之至九十粒即吐道士浴之使再餌之復吐

其四實餌八十六粒道士曰明日可到城外觀也明日

詣之謂文懿曰欲為神仙耶欲為宰相耶文懿曰欲為

相耳道士咨歎久之留一書封緘甚密且候作相老勸時開竟不知其何人也文懿八十六歲未嘗有疾至上元偶思道士所留書啟之乃彩選一册因會子弟作選至宰相視上惟有真人耳始悟道士意也明日道士忽至顧文懿曰打疊了未語畢而去使人訪之即卧店中卒矣文懿忽覺腹痛須臾一囊下藥八十六粒炳然如新遂棄藥于三寶堂下是夕薨

張文定守蜀重九藥市拂晨驟雨隨行醫官張子陽避

雨玉局觀須臾晴霽樹上白衣翁竚立顧視子陽曰我有一事要爾通意主人子陽唯唯即出藥二粒如粟米大使遺文定子陽曰嘗識尹否翁姓何氏翁曰我姓葛侍郎已兩守蜀我嘗見之子陽曰止此一來耳翁曰説與主人他日再來此相尋子陽持藥具白文定以汞一兩置藥一粒煅之須臾有聲如遠磬然清越非常諦聽間忽有圓光出合内煥耀滿室驚而取之汞成黃金文定乃餌其餘藥一粒使再訪之不復見矣

呂文靖罷相孔中丞道輔以直亮自任無所忌避一日臺獄事連文靖子即攝付吏及文靖復相凡國事無所建明悉取上旨既累月仁宗曰呂夷簡今同作相並不主事文靖遽言臣前日為朝廷不避仇怨身當國事臣方罷去而諸子即坐臺獄臣死望朝廷眷顧子孫必無也臣是以不敢當事上俛首曰但勉之文靖再拜遂留身出紙一番皆進退人物上悉可內外遷徙數日間凡數十人皆文靖平日所厚一時桃李之盛本朝無比

張文定嘗云在翰林時當草鄭公致政麻命下同宋景文往賀之因語之曰昨日宣召受旨上眷遇之意甚厚何遽謝事也鄭公曰不可待不厚時引去也又曰亦恐更耄年則忘了矣文定與景文相顧而笑退而相語曰是何言歟何忘之有及老矣乃知鄭公之言為然葢在得之時與奪每為思慮所惑不若少時能斷故孔子所以戒也文定自六十七後遂屢請歸予嘗論之陽舒而陰斂物之理也及其老矣陽衰而陰盛是以好斂之意

生君子終始之際可不慎乎

慶歴中韓范富執政日務興作時章郇公為相張文定因往見之語以近日諸公頗務興作如何郇公不荅凡數問之曰得象每見小兒跳躑作戲禁止不得到觸着墻自退耳方其舉步時勢難遏也未幾三公悉罷文定甞曰事不可兢古諺曰遲是疾疾是遲斯甚有理當其盛衰之際不勞力而成不勞慮而敗理之常也

寶元康定間西人犯邉用兵累歲遣人窺我遣使求闗

南之地富文忠既行疑時相與已不協輒發國書觀之乃與所授詞果不同馳歸請對具言之詔付文忠詣學士院視學士改書然後行元授書五函皆許其添歲賜也每出一函待不從然後旋出之文忠輒留二函于雄州既至文忠抗論不屈徐出一書遼人意未厭復出一書至于三遼人審探文忠篋中止有三書遂從約文忠使還持二函以歸歲減聘者二十萬

庾嶺險絶聞天下蔡子直為廣東憲其弟子正為江西

憲相與協議以塼甃其道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南北三十里若行堂宇間每數里置亭以憇客左右通渠流泉涓涓不絶紅白梅夾道行者忘勞予嘗至嶺上仰視青天如一線然既過嶺即青松夾道以達南雄州太平久矣邐邐同風非有前世南北之異

江西舊漕鹽至州有餘悉輸于官漕舟沿江貨所附私鹽既盡遂盜官物鹽盡鑿舟沉之聲言風水每嵗抛失十三四而盜取監臨私貨抵法枕藉于市蔡子正為江

西憲建言鹽至江西有出剩者乞據其數給江西價之半朝廷從之今數十年官物既鮮盜竊而舟獲完歸刑法為減百世之利也中間浮淺之人或再減其直其弊如初張頡為江西憲也神宗戒其謹守蔡挺之法于今賴焉

太祖一日幸後苑觀牡丹召宮嬪將置酒得幸者以疾辭再召復不至上乃親折一枝過其舍而簪于髻上上還輒取花擲于地上顧之曰我艱勤得天下乃欲以一

婦人取之耶即引佩刀截其腕而去

金城夫人得幸太祖頗恃寵一日宴射後苑上酌巨觥以勸太宗太宗固辭上復勸之太宗顧庭下曰金城夫人親折此花來乃飲上遂命之太宗引弓射而殺之即再拜而泣抱太祖足曰陛下方得天下宜為社稷自重而上飲射如故

張乖崖布衣時客長安旅次聞鄰家夜聚哭甚悲訊之其家無它故乖崖詣其主人力叩之主人遂以實告曰

某在官失不自慎嘗私用官錢為家僕所持欲娶長女拒之則畏禍從之則女子失身約在朝夕所以舉家悲泣也再崖明日至門首候其僕出即曰我白汝主人假汝至一親家僕遲遲强之而去出城使導馬前至崖間即疏其罪僕倉皇間以刃揮墜崖中歸告其隣曰盛僕已不復來矣速歸汝鄉後當謹于事也

岳州唐白鶴寺前有古松合數圍平頂如龍形呂洞賓昔嘗憇其下有一翁自松頂而下前揖甚敬洞賓詰之

曰我樹神也洞賔曰邪耶正耶翁曰若其邪也安得知真人哉言訖升松而去洞賔即題于寺壁曰獨自行時獨自立無限世人不識我惟有千年老樹精分明知是神仙過

鄂州黄鶴樓下有石光徹名曰石照其右巨石世傳以為仙人洞也一守闗老卒每晨興即拜洞下一夕月如晝見三道士自洞中出吟嘯乆之將復入洞卒即從之道士曰汝何人耶卒具言其所以且乞富貴道士曰此

洞間石速抱一塊去卒持而出石合無從而入明日視石黄金也鑿而貨之衣食頓富為隊長所察執之以為盜也卒以實告官就其家取石至郡而金化矣非金非玉非石非鑑至今藏于軍資庫中于瞻有詩記之

太祖即位患方鎮猶習故常取于民無節而意多跋扈一日召便殿賜飲款曲因問諸方鎮爾在本鎮除歸公上之外歲得自用為錢幾何方鎮具陳之上諭之曰我以錢代租税之入以助爾私爾輩歸朝日與家人宴樂

何如方鎮再拜即詔給侯伯隨使公使錢其在京亦聽半給州縣租賦悉歸公上民無苛歛之慮至今侯伯尚給公使錢以此也

太祖即位方鎮多偃蹇所謂十兄弟者是也上一日召諸方鎮授以弓劍人馳一騎與上私出固子門大林中下馬酌酒上語方鎮曰此處無人爾輩要作官家者可殺我而為之方鎮伏地戰恐上再三諭之伏地不敢對上曰爾輩是真欲我為主耶方鎮皆再拜稱萬歲上曰

爾輩既欲我為天下主爾輩當盡臣節令後無或偃蹇方鎮復再拜呼萬歲與飲盡醉而歸

寇忠愍為執政尚少上嘗語人曰寇凖好宰相但太少耳忠愍乃服何首烏而食三白鬚髮遂變于是拜相

李文靖端默寡言堂下花檻頹圮經歲不問魚軒一日語之文靖不荅累以為言文靖曰豈以此故動吾一念哉亦不之問既薨盛夏顏色不變吐香如蓮花七日不滅

先文正在中書一日拊其案曰安得見李同年耶李謂文靖也同列叩之曰文靖與某在中書邊事方紛然予嘗謂曰何日事定文靖曰陛下天資高明有為之君也今二敵未寧故不暇某老矣它日適當公手是時方東封西祀建立道宫皆如文靖之言

先文正雖年六十而久病氣索人或勸其引疾而去文正曰予豈不知此者乎顧諸公未有以相代者恐貽上憂也寧受貪冒之名以報上恩耳文正薨丁馮之徒既

相朝廷紛紛識者歎其先識

馬樞密知節勁直自任持大笏入朝上頗怪之馬曰臣見本院長官多欺陛下臣不怕驚動官家惱亂宰相則打煞此厮兒久矣上慰勞之

孔中丞道輔爲州椽太守到官三日謁廟廟有蛇以爲神每祝之則蛇自神像鼻中直出飲酒孔方讀祝蛇出飲孔厲聲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蛇何爲哉以笏擊蛇死遂揮象壞其廟而去

梅侍讀詢以文雅自任久在侍從忽求為濠州既被命見先文正文正曰何以求此曰聊以温故耳文正曰再差一通判去伴舍人讀書梅既去怏怏益不平文正差博士吕夷簡通判濠州梅語人曰何處得箇吕夷簡來也會讀書梅辭文正適與王沂公同坐堂上王因以梅語白文正曰君善待吕公吕公它日與王公同作相舍人方作學士梅愈不平王亦為過言其後王沂公吕文靖同宰席梅適除學士

廣東老媼江邊得巨蚌剖之得大珠歸而藏之絮中夜輒飛去及曉復還媼懼失去以大釜煑之至夜有光燭天隣里驚之以為火也競往赴之光自釜出乃珠也明日納于官府今在韶州軍資庫予嘗見之其大如彈狀如水晶非蚌蛛也其中有北斗七星隱然而見煑之半枯矣故郡不敢貢于朝

咸平縣僧藏佛牙一株其大兩指許淡金色予嘗請而供之須臾舍利自牙中出初如露巡行牙上或遠數十

步求者輒得予請至四十八粒欲求爲四十九粒也經夕不可得明日發篋則已足其數又或謂自有甘露穴中出者明日再往請之不得遂出陳州門十數里請竟不得因拜辭而歸拜起一粒自甘露穴出其大如菉豆光彩炳然後神宗迎之禁中遂御封往而歸之今人罕得見者

金州道左有石洞入洞十里有石門門間有仙人象半在扉外又有白石龍一條凡觀者必執炬而入有落燼

即旋失去之每旱必往祈請及出洞門必有書字記雨之多少商人或過洞外必森然心動莫不加敬

夔峽將至灔澦堆峽左巖上有題聖泉二字泉上有大石謂之洞石而初無泉也至者擊石大呼則水自石下出予嘗往焚香俾舟人擊之舟人呼曰山神土地人渴矣久之不報一卒無室家復大呼曰龍王龍王萬姓渴矣隨聲水大注時正月雪寒其水如湯或曰夏則如冰凡呼者必以萬歲必以龍王而呼之水于是出矣

范文正以司諫出使江南至宿州聞郭后廢乃復馳歸京師至國門吕文靖遣其長子候之曰司諫其來以廢后事耶文正不答既得對乃盛言之竟以是罷職

李邦直張粹明嘗謂予曰神宗晚年建立三省所以分執政權而互相考察規模遠矣今上初俾侍宴其後諭執政曰延安郡王可出閤當議官僚乃曰司馬光端重宜為宫官亦漢羽翼之謂也如吕公著孫覺皆可作之其下當擇功臣子弟若文貽慶可任洗馬之類此孟子

謂巨室大家人所慕之意足以取重春宮矣除目具而
神宗棄天下令司馬公之來是末命也
六姪震嘗謂予曰神宗一日召執政詣天章閣而吴雍
與震預召時為中書檢正官也及對乃議官制除目初
執政進呈三省印上曰始欲以金而今御寶乃金也塗
金可耳執政既進除目上笑曰三省密院官姑置之乃
議吏部而下及某官除某乙則俾雍震互書之至太常
少卿上曰此必慎擇人執政屢薦名皆不應上意至禮

部郎中則曰此南宫舍人非他曹可比可除劉摯至著作郎則曰此非蘇軾不可少選上默久之曰得之矣太常少卿可除范純仁既畢即曰朕與高遵裕期某日當下靈武候告其捷當大慶賚至是官制可行除目可下仍戒之曰外人有知者不過卿等數人泄耳又命執政戒雍震其後靈武失律官制隔歲乃下比之初議十改五六矣

蘇子瞻既貶黄州神宗每憐之一日語執政曰國史大

事朕意欲俾蘓軾成之執政有難色上曰非軾則用曾鞏其後鞏亦不副上意上復有旨起蘓軾以本官知江州中書蔡持正張粹明受命震當詞頭明日改承議郎江州太平觀又明日命格不下曰皆王禹玉力也

王和甫嘗言蘓子瞻在黄州上數欲用之王禹玉輒曰軾嘗有此心惟有蟄龍知之句陛下龍飛在天而不敬乃反欲求蟄龍乎章子厚曰龍者非獨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龍也上曰自古稱龍者多矣如荀氏八龍孔明卧

龍豈人君也及退子厚詰之曰相公乃欲覆人之家族耶禹玉曰它舒亶言爾子厚曰亶之唾亦可食乎

楊州后土廟有瓊花一株宋丞相構亭花側曰無雙謂天下無别株也仁宗慶歷中嘗分植禁中明春輒枯遂復載還廟中欝茂如故

張文懿為社洪令時出城過村寺寺老僧必迎于道邂逅過之亦必出迎文懿怪而詰之僧曰長官來則山神夜夢告某曰相公至矣一日復往而僧不出文懿曰不

出何也僧謝曰神不我告也文懿以為誕使僧問其所以夜夢告曰長官誤斷殺牛事天符已下不復相矣文懿驚駭省之果嘗有殺牛事也遂復改正明日再過寺僧復出曰昨夕山神云長官復為相明日當來但減筭耳後文懿三入中書

史朝請琳云其舅張仲元患風痺平生餌桑螵蛸圓及死自口吻有黑氣出戶數丈視之螵蛸無數

榮州威遠縣民間忽有雷電入其舍須臾霆震已而于

其柱題曰㑨㑨二字不知其何謂也
太宗即位以太祖諸子並稱皇子嘗曰猶我子也何有
分别其後皇族遂不以疏密尊卑皆加皇字故有皇兄
之類非典故也予嘗宗正嘗建言乞如春秋之制名冠
其父祖所封國王子曰王子公孫惟皇子得稱焉時吕
申公喻太常少卿梁肅沮格不行宗正寺玉牒仙源類
譜皇屬籍自慶歷八年張文定以翰林學士為宗正寺
修玉牒官修進之後至元祐元年凡四十五年玉牒官

皆一時名人宋次道輩是也未嘗成書神宗朝官制行分隸宗正寺至予為丞方建明修完其間最難取會者宮禁中事與皇族女夫官位耳益慶歷前皇族女尚少至元祐間不下萬員予請于朝宮禁事乞會內侍省御藥院皇族女夫附于屬籍不必書其官但書某適某人可也朝旨從之遂獲成書然玉牒事迹皆取三省樞密院時政記與日歷修著其禁嚴甚元祐末遂令史院官修撰送宗正寺書錄益丞失其人非典故與官制也亦

自予罷丞令十餘年不聞復進書矣國書嚴奉未有如玉牒者祖宗以來用金花白羅紙金花紅羅褾黄金軸神宗時詔為黄金梵筴以軸大難披閲也予進神宗玉牒始用此制又以黄金為匣鎻鑰皆黄金也進畢奉安于太廟南宗正寺玉牒殿予初白執政官乞修寺書自司馬丞相吕丞相而下無一人知此典制者皆曰玉牒用玉簡刋刻如册者也其玉牒典制尚不悉知書之廢亦宜矣

史朝請琳云通判許州有路分都監郭虞卿妻乳母禮塔數年禮數將滿嘗以薏苡記其數薏苡忽自器中跳躑視之舍利滿前皆自薏苡中出凡得數勺須臾所禮銀塔中靈光煥然舍利如雨又須臾乳媪兩膝生舍利無數禮塔則舍利隱痛媪益勤不懈數日失塔所在

黄魯直嘗問王荆公世謂四選詩丞相以歐韓髙于李太白耶荆公曰不然陳和叔嘗問四家之詩乘間簽示和叔時書史適先持杜集來而和叔遂以其所送先後

編集初無高下也李杜自昔齊名者也何可下之魯直歸問和叔和叔與荆公之説同今人乃以太白下歐韓而不可破也

孫威敏治平中起自謫官以觀文殿學士知慶州至鄭州會西使至時威敏已授館驛中州將白威敏徙居曰我大臣可為陪臣避耶已而使至威敏大啟其門設矮榻偃卧堂上鼓笛自若西使至門望而問之左右曰慶州孫經略也西人俛首而過

張文定留守南京高麗使者至例當留守迎送文定曰我前執政也可與陪臣禮乎遂不出而遣少尹尋以其事聞神宗以爲得體仍令中書降旨揚州令陳升之如張某所請

司農寺請鬻祠廟每區若干錢張文定留守南京而以其事聞于神宗大駭之即批其奏曰慢神黷禮無甚于此詔天下速罷之司農官罰金

金州推官母王氏朱道誠之妻也日誦十句觀音心呪

時年四十九病篤家人方治後事王氏恍然見青衣人曰爾平生持觀世音心呪但復少十九字增之當益壽王曰我不識字奈何青衣曰隨聲誦記之乃曰天羅神地羅神人離難難離身一切災殃化為塵久之而醒疾亦尋愈後至七十九其孫浩信厚士也為予道其詳如此

續聞見近錄　王鞏

先公任諫官時大旱請對乞駕出祈雨仁宗曰太史言月二日當雨月一日當出先公曰臣謂是日無雨上曰卿何以知之曰陛下既知有雨則安用祈求知有雨而祈非誠也天非至誠不格臣是以知無雨也上曰明日當出先公曰臣乞傳旨閤門上即召近璫諭曰明日於醴泉觀等處祈雨先公曰何不遠出豈憚熱乎凶歲百姓衣食將不給矣上每意動則耳輪先赤厲聲曰待去

西太一宫先公曰乞傳旨上曰卿不知典故出城不預告也先公曰此國初以來防不虞耳今太平久矣人渴望清光預使知之不過村落觀駕者多爾上乃諭旨翌日特召先公隨駕非例也是日纖日塵埃遍空上色不怡及歸至瓊林苑憩蹕有雲烟起西太一宫上上瞻顧間雷霆大震遂雨至鄭門自逍遥輦易平頭輦且徹蓋以承雨入内傳旨先公明日入對及對上喜甚曰此雨卿所致也先公曰陛下盛德格天天下之幸上曰昨夕

歸內不敢寢於殿下設香案焚生龍腦十七斤以謝天左右進繖亦却之立至三更自頂至踵無不霑濕先公曰陛下雖荅天之誠如此盛德之至也然陰氣不可不防宜為社稷自重上曰當無雨之際恨不身為犧牲何暇自愛也

先公尹京一日以府事對仁宗留之曰朕有一事要與卿議令待命一相誰人為可先公曰臣在諫院不避嫌疑人指為朋黨今陛下命相臣安敢薦人上曰卿事朕

久何所形迹先公曰臣安敢言其姓名但不因内臣言宫女不知姓名者是好宰相上曰除非富弼也先公再拜曰陛下得人矣數日鏁院富文忠拜相數日先公再對上曰前日與卿議富弼作相果慰人望當麻出時朕遣十數小璫伏朝堂及麻出百僚皆曰好宰相朕喜累日卿有事無問如何但奏取來因諭曰卿在諫院日章疏有可以為朕規戒者一一錄來要留觀禁中先公再拜而出遂以諫疏稿悉上之

馮當世為樞密使三司火神宗御右掖門視之顧近璫曰急促馬步司就近差兩指揮兵士救之當世奏曰故事發兵須得樞密院宣旨內臣傳宣發兵此事不可啟上深然之即於榻前出宣付近璫而去神宗數嘉之時論以為得體

仁宗在春宮乘閒時畫馬為戲內臣多乞之張文懿為太子諭德亦從乞之上曰師父豈可與馬也乃大書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八字以遺之文懿奏聞內中交賀要

璫周懷政上嘗戲爲哥哥懷政走詣上乞書上大書曰周家哥哥斬斬時以爲戲也其後文懿三入中書爲相懷政竟處極刑

劉瑾元忠知真定入寺見僧坐禪以爲不敬執赴有司僧告吏曰願少憩供答吏可之僧即跏趺而化衆甚異之他日有僧以事至府元忠急呼杖之且曰少緩即又坐化矣

王荆公領覲使歸金陵居鍾山下出即乘驢予嘗謁之

既退見其乘之而出一卒牽之而行問其指使相公何之指使曰若牽卒在前聽牽卒若牽卒在後即聽驢矣或相公欲止即止或坐松石之下或田野耕鑿之家或入寺隨行未嘗無書或乘而誦之或憩而誦之仍以囊盛餅十數枚相公食罷即遺牽卒牽卒之餘即飼驢矣或田野間人持飯飲獻者亦為食之葢初無定所或數步復歸近於無心者也

京師舊未嘗食蜆蛤自錢司空始訪諸蔡河不過升勺

以為珍饌自後士人稍稍食之蜆蛤亦隨而增盛其諸海物國初以來亦未嘗多有錢司空以蛤蜊為醬於是海錯悉醢以走四方

蔡君謨重鄉物以子魚為天下珍味嘗遺先公多不過六尾云所與者不過諫院故人二三公耳今子魚盛至京師遣人或至百尾由是子魚之價減十倍

郭后之廢也孔中丞道輔范文正而下論不已一日時相曰此事已然其將如何夫婦不容有間也萬一復位

公等能保后於上無他否諸公曰我之所議論也不知其他爾

仁宗將修東華門太史言太歲在東不可犯也上批太史狀曰東家之西即西家之東西家之東即東家之西太歲果安在即日修之

禁中殿梁當易而才無適中者三司奏有大枋可截用之太祖皇帝批其狀曰截你爺頭截你娘頭其愛物如此

諸綱有厨船今則為押綱厨船矣故事置厨船者為全綱諸船不得動火惟厨船造飯以給諸船一無火燭之虞二無盜米之弊

錢若水因撰昭應宫碑成賜之玉帶上令服之而謝三日而止至今被賜者閤門以為例

太宗皇帝常欲自宰臣至侍從官等第賜帶且批旨曰犀近角玉近石金百煉百不變真寶也遂作笏頭帶以賜輔臣其餘未及頒而上寢疾乃已奉宸庫至嘉祐中

尚有當日選擇將賜犀帶仁宗上仙賜從官為遺留者是也

錢公若水詣陳希夷留數日不得辭一日召錢至圍爐見一僧據榻而坐希夷甚敬之希夷曰此子疑有仙骨僧顧視曰急流中引退者也錢公退問何人也希夷曰白閣道者後錢為樞密副使時呂相端罷太宗明日謂輔臣曰聞呂端命下哭泣不已錢公厲聲曰安有此退語諸公曰我輩眷戀爵祿為上見薄如此遂力請罷

先晉公之謫華州也一日召伯祖叔祖同詣陳希夷希夷不出户而接之坐久不語忽問曰更有子乎晉公曰仲子在舍希夷曰召之及至門希夷出門迎顧先文正曰二十年太平宰相顧伯祖曰進士及第叔祖曰倚兄作官或問希夷曰此君鼻偏如何希夷曰今日拜相明日鼻正又懇文正曰他日至此願放此地租税其後卒如其言及真宗西祀汾陰文正以前言啟之上即詔釋雲臺觀租税

蔡君謨始作小團茶入貢意以仁宗嗣未立而悅上心也又作曽坑小團歲貢一斤歐陽文忠所謂兩府共賜一餅者是也元豐中取揀芽不入香作密雲龍茶小於小團而厚實過之終元豐外臣未始識之宣仁垂簾始賜二府及裕陵宿殿夜賜碾成末茶二府兩揩許二小黄袋其白如玉上題曰揀牙亦神宗所藏至元祐末福建轉運司又取北苑槍旗建人所作鬬茶者也以為瑞雲龍請進不納紹聖初方入貢歲不過八團其製與密

雲等而差小也

笏頭金帶惟見任執政前宰相乃賜之張文定造朝神宗始欲與王荆公同執政文定欲引進諸公與上意不諧又欲俾為樞密使文定復請罷將官上曰其理如何文定曰兵行詭道若古人以十萬號百萬之類是也今五千人為一將出兩將則敵知其萬人爾上曰卿是不欲任事矣乃以宣徽使留視職文定辭上曰留卿非為此職時有訪問及諸典故耳歲餘文定堅請去上甚眷

眷及辭賜以笏頭帶且以前宰相禮遇之其後或以為例非始意也嘗見宋次道云一日夜二鼓樞盲張誠一以小紙批問前執政有無賜笏頭帶例次道答以無之不知其意在張公也

張文定自陳徙宋召入覲既見神宗御崇政殿將引詔明日前殿引及見即召對賜坐啜茶上踰日卿宿德前殿始御靴袍所以昨日輟崇政引見退而踰閤門令後前執政官見日不以班次引前殿著于令

張文定與趙清獻同除參知政事前此韓公絳除參知政事邵公亢除樞密副使故事執政官以先後入為班次明日立班韓次宰臣曾魯公邵次韓文定又次之清獻居下列上既坐復起屏後召閤門令張某次曾某韓某次張某趙某次韓某邵復居下列及對留文定曰早來班次可見朕意卿舊德暫除參知政事為資級爾行且大用方六日而文定以憂去

文潞公守蜀一日宴飲夜深雪作諸卒輒毀馬屋五間

為薪指使入白潞公曰更毀五間與之酒竟不輟即諭取佗屋補之

慶歷中仁宗親除先公歐陽文忠蔡君謨余安道四公為諫官先公實居其長三公曰公宰相子且不貧朝廷責之必不至嶺外縱遠亦可行我輩疎遠且貧凡論事必其先之先公以為然當時號先公曰獨打鶻三公曰一棚鶻云

仁宗初獨聽政范文正以進擬資叙班簿圖上之與晚

上心使執政者不得越次欺罔執政以事危之遂謫知饒州諸公出餞語文正曰前黜已光今更光矣文正謔曰今回光後回光直待上牢了仲淹方是了期耶衆大噱

慶歷中范文正富文忠韓忠獻執政議斬邊帥范文正力爭之至論上前退之殿陛文忠厲聲曰六丈無過待作佛文正曰上富春秋公等教上殺人行看劒在吾輩頭上矣其後文忠忠獻咸以為不及

張文懿為鄧國公既致政還鄉時范文正守鄧置酒高會軍校皆命坐文懿既坐即據主席而客文正席中駭之文懿徐曰公知鄧州蹔守此土耳老夫開國於此所以主席無嫌識者是之明日文懿復置會揮金甚盛以帛三百端為文正壽時人榮之右聞見近錄

進士張夢龍嘗與家人悲卧病張病極覺神氣冉冉自身出須臾有吏卒導至大官府立庭下上有被衣冠儼然而坐如王者問之曰張某也吏前趨白曰張某昨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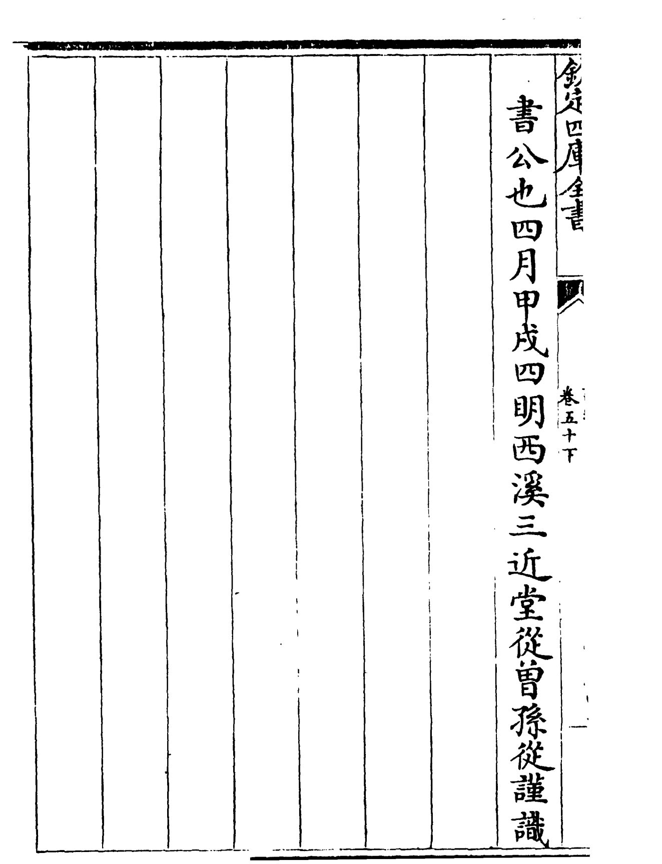
父病曾刺心血和藥當增福壽王者令亟遣之曰二人送之以歸見其尸臥張鸞知其死矣欲投其尸百方不能入二人曰我注生注祿判官也許我燃塔燈二座乃可入張鸞諾二人去引一道士至二人曰九天司命也司命復問曰當許我一醮張請伺有力酬之司命唯唯乃持劒步罡呪噀之際以劒劃其腹而納之恍然復甦

右甲申雜記

一乾道四年夏六月以同舍吴君一能本校閲見甲申

二錄所闕凡二十六事錄如右從續記

從早罹中州之難不能保傳家圖籍之藏至於先世文集所自著書亦皆散逸窮處江海極力訪求僅獲一二如清虛先生平生詩文及論語傳今不存而蘊黄秦三公所為序照映方來猶可考也隆興改元始得先生雜記三編於向氏乃令二子淹涵各錄一卷且手抄末篇合為一帙而藏之書中所記元豐間為中書檢正與聞天章議官制除目者則從之大父尚



書公也四月甲戌四明西溪三近堂從曽孫從謹識

南遊記舊 曾紆

鐵面御史

慶歷中賈昌朝鎮北都因奏韓魏公治恩冀河流斷趙征村岡埶不利國致皇嗣未立仁宗即中日批付侍御史知雜吴中復亟往按治一日受内降至七對中復固請對及既對以所授内降面乞盡付中書門下行出乃敢奉詔初甚咈吴固爭不已乃從時人謂之鐵面御史

文臣陪扈

舊制游幸宴賞惟學士陪扈太宗好文藝詔知制誥並扈從唯吊喪問疾不赴

撩頭牒

掖垣牒御史臺連字俗謂之撩頭牒自李宗諤始中丞呂文仲論奏不當宗諤引臺閣故事復奏云宰相政事堂禮上兩省官謁于堂上中丞率百官班于堂下蓋兩省容長言尊則位居四輔叙位則禮絕有司今御史以掖垣近司使同守監統攝亂堂階等威之分侮黷憲章譏

請中外朝廷真宗讓之從自定為例

蛾眉班

中書門下班分東西向謂之蛾眉班自王溥始溥罷相歸班

錦帳嫁女

王介甫以次女適蔡卞吴國夫人吴氏驟貴又愛此女乃以天下樂暈錦為帳未成禮而華侈之聲已聞于外神宗一日問介甫云卿大儒之家用錦帳嫁女甫諤然無

以對歸問之果然乃捨之開寶寺福勝閣下為佛帳明日再對皇懼謝罪而已

兄弟互草制

熙寧中韓子華自鄧州再入相韓持國方在翰苑遂當制縉紳榮之元豐中官制行曲阜公除天官南豐先生為西掖行詞元符末魯公拜相曲阜以學士草制曲阜對便殿以親嫌辭上云禁中已撿見韓維故事乃批旨兄弟迭居詞禁兄行弟詞弟草兄制是日以天寧前一

日樞密院罷散齋筵魯公押筵曲阜居席面會徽宣名鎖院魯公拜相榮耀一時又非韓氏之比

蔡京一屠沽

南豐先生病中介甫日造臥内因邸報蔡京召試介甫云他如何做得知制誥一屠沽耳又云除修注告詞是子固行當時便當論繳時南豐已病革頷之而已

祖述

永州張子發秀才云昔人皆有所祖述如廉頗慕藺相

如近世如韓持國祖述晏公之類蔡京祖述盛坊使丁仙現無所不為以取人主一解頤而已

本末相戾

紹聖中瑶華既廢判正儀同宗景乃乞以妾楊氏為夫人乞免宣繫及不召媒保中批依所乞許沖元在中書遂依已得指揮過門章子厚大怒向責沖元云小白葵丘之盟誡諸侯以妾為妻者天下共誅之惇頭可得此命不可下翌日極陳罷宗景司仍奪儀同時論佳之以

為得防微杜漸之意後三年乃乞建立元符至托以東朝之命自草詔撿何本末相戾也

詞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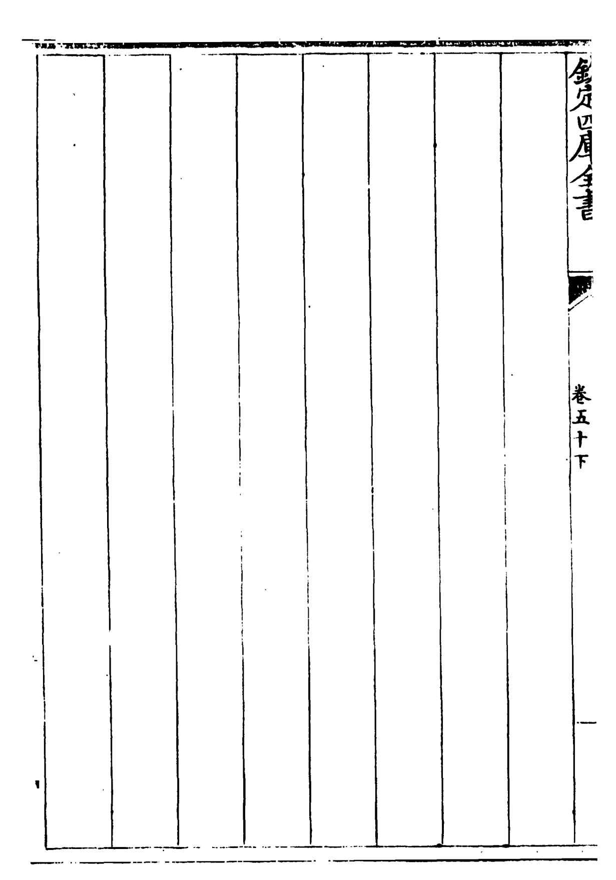
李端愿宫保文和長子治園池延賔客不替父風每休沐必置酒高會延侍從館閣率以為例至人分寢閣什物供帳皆不移具元豐中會佳客坐中忽學士將鎻院孫巨源適當制頗怏不欲去李飭侍妾取羅巾求長短句巨源援筆欲書從者告以將掩門矣草作數語云城

頭尚有三聲鼓何須抵死催人去上馬苦忽忽琵琶曲未終回頭腸斷處却更廉纖雨漫道玉為堂玉堂今夜長李邦直在坐頗以卒章非佳語巨源是夕得疾於玉堂後六日卒

二事自慰

黄寔自言平生有二事元豐甲子為淮東提舉常于除夜泊汴口見蕪子瞻執杖立對岸若有所俟歸舟中以揚州厨釀二尊雍酥一奩遺之後十五年為發運使暑

泊清淮樓見米芾衣犢鼻自滌研於淮口索篋中一無所有獨得小龍團二餅逌遣人送之趂其滌硯來此有此二事頗自慰云



山居新語

王𤦺

蒙古禱雨

蒙古人之禱雨者非若方士惟取淨水一盆浸石子數枚而已其大者若雞卵小者不等然後黙持密呪將石子淘漉玩弄如此良久輒有雨石子名曰鮓答乃走獸腹中所産狗牛馬者最妙

真廟訪醫

王文公寢疾真廟屢訪醫者視之仍不得輒歸如是半

年一日王氏以訃聞而醫者語人曰半年厮繫絆與一服藥且大家厮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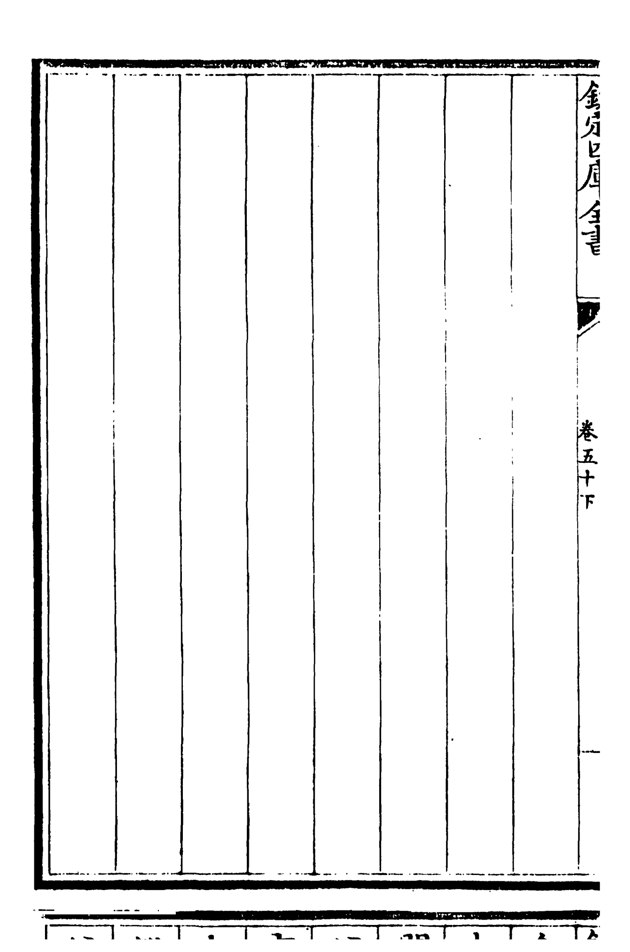
防城得官

景德中河朔舉人皆以防城得官而范昭作狀元張存任并雖事業荒疎亦皆被澤時有無名子嘲曰張存解放旋風砲任并能燒猛火油

齊賢善啖

張司空齊賢罷相知安陸賓客會厨吏窃寘一金漆大

桶廳側窺公所飲食如其物投桶中至暮漲溢桶外



家世舊事 程頤

少師影帳畫侍婢二人一曰鳳子一曰宜子頤幼時猶記伯祖母指其爲誰今則無能識者抱笏蒼頭曰福郎家人傳曰畫工呼使啜茶視而寫之福郎尋卒人以爲畫殺叔父七郎中影帳亦畫侍者二人大者曰楚雲小者曰僊奴未幾二人皆卒由是家中益神其事人壽短長有定數豈畫能殺葢偶然爾

成都寺院皆無高門限傳云少師脚短當時皆去之至

今猶不復用

少師卜居醴泉第舍卑狹頗少時嘗到宛然如舊諸房門皆題誰居先公太中所記也後十年再到則已為四翁房子孫所賣更易房室不忍復觀矣自少師貴顯居京師醴泉第宅太評事諸孫居之後遂分而賣之先公未嘗問也券契皆存以其上有少師書字故不忍毀去然收藏甚密家中子弟有未嘗見者先公守鳳州時四翁問欲得宅否先公答以叔有之與珣有之正同當善

守而已又出一少師小印合示頎曰祖物也可收之頎曰翁能保之足矣不敢受者所以安其疑心也又知太宗皇帝御書及少監真像皆在亦未敢求見不意纔數年四翁卒比再至醴泉則散失盡矣思之痛傷後又二十年頎到醴泉改葬少師始求得少監段太君告于三翁家少師犀帶于長安太監簿家少師緑玉枕于四翁女和家鞍死于三翁家

少師厭河北五代兵戈及宰醴泉遂謀居焉徙葬少監

于縣城之西既顯雖賜第居京師櫜槖至于御書誥勑皆多在醴泉從高祖大評事四評事治生事皆淳儉嚴整太評事家人未嘗見笑惟長孫始生一老嫗白曰承旨新婦生男微開顏曰善視之曽祖母崔夫人亦留醴泉與從曽祖母雷氏奉視二叔舅姑晨夕敬畏平居必著長裙烹飪少有失節則不食拱手而起二婦恐懼不敢問所由伺其食美取所餘嘗之然後知所嗜太高祖母楊氏前卒四高祖母李氏主内事性尤嚴峻二婦晝

則供侍夜復課以女工之事雷氏不堪其勞有閒則泣于後庭崔夫人每勸勉之竟得羸疾而終崔夫人怡怡如也叔舅姑遂加愛之後外祖崔駕部過雍見其艱苦之甚屬少師取至京師不撤帷帳盡置囊篋云暫往省覲叔舅姑方聽其來少師之待兄弟崔夫人之事叔舅姑後世所當法也

少師治醴泉惠愛及人至深其後諸房子弟既多不無侵損于邑人而邑人敬愛之不衰有爭忿者及門則止

俟過而復爭小兒持盤賣菓為族中羣兒奪取啼而不敢較嘉祐初㑹過邑去少師時八十年矣驢足病呼醫治之問知姓程辭錢不受昔時村婦多持香茶祈蠶于冢因掐取其土以乞靈後禁止之

族父文簡公應舉來京師館于廳旁書室唯乘一驢更無餘資至則賣驢得錢數千伯祖殿直輕財好義待族人甚厚日責文簡公具酒餚欲觀其器度文簡公訴曰驢兒已喫至尾矣

文簡公一夕夢紫衣持箱幞其中若勑書受之曰壽州陳氏不測所謂以問伯祖殿直亦莫能曉後登科有媒氏来告有陳氏求婿必欲得高科名問其鄉里乃壽州人文簡公年少才髙欲婿名家弗許伯祖曰爾夢如是蓋黙定矣豈可違也强之使就後累年猶怏怏陳夫人賢德宜家夫婦偕老享封大國子孫相繼豈偶然哉

叔祖寺丞有知人之鑒常謂文簡公公輔之器文簡公為著作佐郎時賈文元尚少一日侍叔祖坐曰某昨夜

夢坐此有一人乘驢而來索紙寫門狀復乘驢而去坐中有一人指之曰此將來宰相也頃之文簡公乘驢而來索紙寫門狀復登驢而出正如所說之夢賈文元曰程六當為宰相歎羡不已叔祖謂曰爾無羡後爾作相在先及文簡公為兩制賈方小官及參大政風望傾朝衆謂旦夕爰立俄以事罷去比三易藩郡而賈已登庸方拜使相雖古之精于術者無以過也

叔祖寺丞年四十謂家人曰吾明年死矣居數月又指

堂前屋曰吾去死如隅此屋矣又數月指室中𢜺曰吾
之死止如隅此紙爾未幾而卒叔祖多才藝與人會射
發矢能如其意常從主人之後主人中則亦中主人遠
則亦遠不差尺寸
伯叔殿直喜施而與人周一日苦寒有儒生造門即持
綿袴與之其人大驚曰何以知我無袴也盖于游從間
常察其不足也至晩年家資懸罄而為義不衰有儒生
以講說醵錢時家無所有偶伯祖母有珠子裝抹胸賣

得十三千盡以與之

明道先生宰晉城時有富民張氏子其父死未幾晨起有老父立于門外問之曰我汝父也今來就汝居具陳其由張氏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請辨之老父曰業醫遠出治疾而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氏某年某月某日某人抱去某人某人見之先生謂曰歲久矣爾何記之詳也老父曰某歸而知之則書于藥法策後因懐中取策進之其所記曰某年月日某人抱兒與張三翁家

廟堂之念我急會鄴郡之聚兵委病痛于九年之間案

肌肉于㩧虎之口思念張廵之死守不如李陵之詐降

猶期後圖可作内應國手局敗留着此豈出尋常之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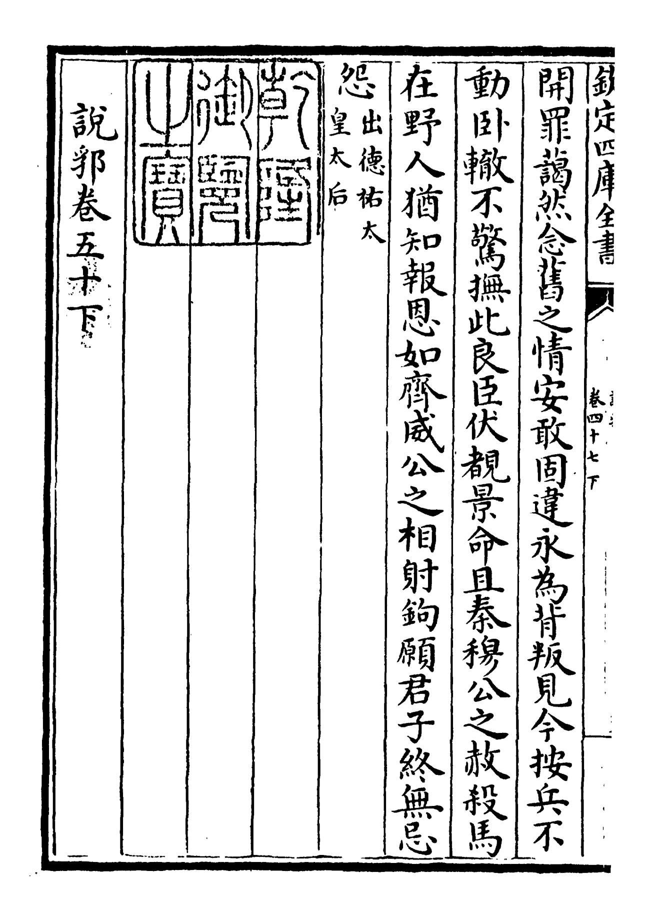
俗眼圖耳觀形奈不識驪黃之馬豈使忠臣偶陷于他

國亦從絶意不念于鄉閭固知死也何補于生安有食

馬不任其事因衛北命乃擁南兵視以犬馬報以仇讐

非曰子弟攻其父母不得已也尚何言哉臣煥等死罪

幸荷今皇上亶其好生開以自新之路明公都督雖是



開罪謫然念舊之情安敢固違永為背叛見今按兵不動卧轍不驚撫此良臣伏覩景命且秦穆公之赦殺馬在野人猶知報恩如齊威公之相射鉤顧君子終無忌怨出德祐太皇太后

說郛卷五十下